

片儿白·著

打眼

古玩收藏的实话实说

一时两肋插刀，转眼尔虞我诈；看似投桃报李，却是恩将仇报；
有人贪婪，就有人做局；有人捡漏儿，就有人打眼。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打眼¹

古玩收藏的实话实说

片儿白·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打眼. 1, 古玩收藏的实话实说 / 片儿白著.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484-1902-0

I. ①打… II. ①片… III. ①收藏-基本知识 IV.
①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54787号

书 名: 打眼.1——古玩收藏的实话实说

作 者: 片儿白 著

责任编辑: 邹德萍 陆晓晓

责任审校: 李 战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b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1 87900272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345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8 字数: 207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1902-0

定 价: 32.80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序

打眼是古玩收藏之路的必修课。新上路者往往像一个踌躇满志的猎人，刚愎自用，趾高气扬，无视路途荆棘密布、野兽出没，满眼只有猎物，没有危险；而长途跋涉者遭遇过蛇咬，变得缩手缩脚，常怀井绳之虞。依愚之见，这门课程的复杂与深奥超出任何初学者的想象。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绵不绝的是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已逾五千年，况且今天许多收藏品还早于这个时代。各类新石器时期文化的证物至今还在收藏者中流传，传递着古老而诱人的文化信息。面对这样一个浩如烟海的庞大文物信息系统，每一个智者都渺小得不能再渺小，所掌握的知识再丰富也不过是沧海一粟。文明的积累在此刻的力量，可以轻而易举掀翻任何蔑视它的好事之徒。

这个好事之徒就是我们自己。在物阜民丰时代，收藏的乐趣在坊间传播蔓延，据古人之物为今人所有，此乐趣妙不可言。人性的弱点就

在这妙不可言中一点点展现，面对诱惑，不再评估自己的能力，孤注一掷，以博弈心态上场，后果甘苦自知。

官方提倡的全国性收藏热自北宋、晚明、康乾、民国至今已是第五次，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历代仿品尽在其中。此次收藏热度之高、幅度之广超过历次。稍有不同的是，作伪的质量、做套的手段花样翻新，前无古人。收藏本是个人与千军万马作战，不死已是英雄，别奢望再不负伤。负伤对一个明智的收藏者不是耻辱，而是一种光荣。

白明学兄将自己在途之伤展现于世，是他的高明之处。按旧时古玩的习惯做法，打眼后往床下一塞，眼不见为净，羞于见人。有勇气讲述自己可能被别人耻笑历史的人，令人尤其令我钦佩。不要说业余爱好收藏者，即便专业人才，即便国宝大师，打眼看错也是家常便饭。几十年来，我经历我看过的不计其数。这个领域没有神仙。

私有意识出现于人类社会那一刻起，生活变得丰富起来，随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戒贪。人性的弱点是会被人利用的。防止打眼，戒贪极其必要，其次才是努力地认真学习各类知识。从这点上讲，本书的重要性超过了任何一本指导收藏的专业书籍。读者应该珍重白明先生的经验之谈、切肤之痛。勇于面对收藏之路上的荆棘乃至陷阱，关键是事后要总结修正。读此书不单是听别人上当的故事，更是要弄明白人生的一个道理。

我说过，文化的乐趣是终身的乐趣。从这点上讲，打眼也是一种乐趣，体味痛苦，充实知识。古人云，不冤不乐，就是这个意思。

是为序。

马未都

丙戌大寒

引子 眼大还需要有“神”	001
1. “掏老宅子”之一：那只“明代”影子木香柜	009
2. “掏老宅子”之二：一皮箱的“老扇子”	022
3. “掏老宅子”之三：“二把刀”捐献的两把刀	031
4. “掏老宅子”之四：让我画不了句号的结局	039
5. 一只“宣德大缸”的离奇故事	046
6. 汝窑迷踪之一：开篇	056
7. 汝窑迷踪之二：汝窑，我爱你的一切及其他	065
8. 汝窑迷踪之三：吴仁兄的汝窑情结	079
9. 平安大街爆笑故事之一：老李的两麻袋“釉里红”瓷片儿	087
10. 平安大街爆笑故事之二：酱褐色釉四系小罐儿	100
11. Oh! My God! ——黑色的、有孔的“不明古物”	108
12. 劳力士手表与带着“古老包浆”的陶罐	114
13. 在欧洲“爆炸”的土地雷	121
14. 被刷满了油漆的“老古瓷”	131

目 录

15. “五十亿元”买回来的冬青釉盘子	139
16. 一幅“手卷”设下的陷阱	146
17. 油炸“老核桃”	155
18. 古玩市场里的“跟屁虫儿”	163
19. “巴蜀大侠”老布的故事之一	171
20. “巴蜀大侠”老布的故事之二	180
21. 老黄让碎碗碴儿给“扎”着了	190
22. 老梁VS我，于是就PK了一回	199
23.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事情之一：被卖主索回的“元青花”	208
24.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事情之二：“谁在骗谁？”	215
25.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事情之三：巴德大哥的一项“战国头盔”	222
26.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事情之四：“黑子”的故事	230
27.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事情之五：别的干不了，就干“古玩”吧	236
28.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事情之六：“包坑儿”	244
29. 一个另类故事：元青花瓷片记忆着的生死别离	253
尾声 心魔	274

引子 眼大还需要有“神”

—

收藏界（过去也叫“古玩行”）里的玩家们常奚落别人，却又最怕落在自己头上的两个字儿，就是——“打眼”！

这“打眼”略似“现眼”，但是比起现眼来更甚。因为丢人现眼不花钱，最多让人家哄几嗓子。打眼可就没那么便宜了，不仅叫人当面或者背地里喊：“哦——！给他一大哄哟！”最让人肝儿疼的是，得生生地用钝刀子从身上往下割肉。

是人都喜欢讲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英勇，谁没事儿愿意把走麦城的倒霉事儿总挂在嘴边儿上？怕的是像古人所说的：“夫人必自辱，然后人辱之！”因此，比割肉还难受的，是这事儿还不能跟人家说，

说出去了不仅没人同情您，还会让大家对您的眼力甚至能力产生怀疑，那可是后患无穷的。

没辙！把咬碎了的牙往肚子里咽吧，咽得下去咽不下去，可就看您自己的涵养了。

所以，从古至今人们把古玩又叫“骨董”。我想，牙是骨头生的，一摊上打眼的倒霉事儿，就得把这些小骨头儿嚼碎了愣往肚子里咽，而且连口水都不能就，个中滋味只有玩家自己清楚，这大概就是玩“骨董”一说的由来吧。

嘿！是哪位哲人说过：把玩古董能把玩出一世高雅，收藏古董能收藏出万贯家财来着？我真想偷着跟丫急一回……

现在世面上有文采的主儿特多，所以写文章什么词儿都敢往里捅，当今好像挺时髦“考问”一词，比如“考问良知”、“考问诚信”等，还有人要通过河南的二里头遗址来“考问夏王朝”。

但是在盛世收藏的今天，有没有人敢站出来考问大家的眼力？考问造假者的心计和手艺？考问人们在这满世界的古董文玩当中能辨认出几件是真家伙？再说得明白点儿，就是考问您为什么会有打眼的时候？

2005年某月某日，当今的古玩泰斗做客电视台的某节目，那个戴眼镜的主持人“端的无礼”，死乞白赖地追问老先生：“您是否也打过眼？”老先生很是睿智，总能够绕过他的话题。

无奈，主持人退而求其次，说：“那就请您谈谈对当今古董造假

的看法。”

老爷子便轻搔着满头银丝，感慨抑或是无奈地借用了一句毛主席

的诗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节目可是面向海内外播出的，有着亿万万的观众，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我这儿已经是汗流浹背了。

二

古玩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于世上的，我没有考证过，倒是在史书里看见当年齐宣王有那么两句闲篇儿：“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这好像就是在赞美文玩收藏。

可见，这收藏的乐趣至少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到了近代，又有鲁迅先生的文物不仅传承了文化，必要时还可以“救援经济”之说，这古董文玩的升值潜力便不言而喻了。

然而，顺应着这纷繁变幻的文玩收藏市场，一支高智商、绝手艺武装起来的造假大军便挥师南北，所向披靡。几百年来，人们就像躲不开瘟疫一样躲不开赝品的纠缠，于是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拼杀了几百年，好不惊心动魄！难道这不是道德与欺诈的较量？

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人们便争先恐后地为盛世收藏谱写新的篇章。于是，古玩市场如雨后春笋，收藏家若花聚蜂蝶，看着让人既兴奋又有那么点儿担心。兴奋的事儿自不必多说了，担心的问题好像有点儿离谱：这么容易就形成了个“收藏热”？它可别最后成了“收藏传染”吧？收藏具有“传染性”，这不是我发现的，我没这么高的道行。简单看来，收藏既然有着那么多的乐子，那张三打个喷嚏，李四就难免鼻子眼儿痒

痒，这还都是关系亲近的。其他那些“弱关系”（即熟悉但不经常来往的）也不含糊，前几日就有个三年五载见不着面儿的医疗界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几年来花了五六十万元钱，买了一百来块带着“血沁”的古玉器。

问：“您怎么干上这个买卖啦？”

答：“跟你学的。”

“我何时‘教导’过让您老人家往这‘浑水儿’里跳？”我诚惶诚恐。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受你传染呀……”对方嘻嘻哈哈。

受我传染？我怎么有种成了SARS期间果子狸的感觉了？您说说，现在我能不告诉朋友们注意“打眼”——这血淋淋的俩字儿吗？说这世界上真有没打过眼的人，那就是从来不动收藏这个念头的（当然，他也未必就不在其他的领域里“打眼”）。但凡玩儿收藏的人，谁敢说自己没打过眼？小打小闹也就罢了，偏有那些拼着身家性命往前冲的主儿，结果大多从此一蹶不振，甚则有当场惊疯者。

前些日子，我还拜访了某位曾经从“死亡线”上刚刚缓过来一口气儿的收藏家。

问：“打眼之时何如？”

答曰：“若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崩舟！”

皆叹曰：“赝品猛于虎也……”

三

时下从电视节目到文学作品，渲染文玩收藏的题材挺多，那情

节被安排得丝丝入扣、引人入胜。然多少有一点儿空穴来风、平步青云、天外落横财、转眼富家翁的捡漏儿意思。

如某某人从地摊儿上花十几二十块钱，就捡了个商周时期的青铜古鼎，于是就石破天惊，都说这个漏儿的拍价往少了说也得拍它个百八十万……

另有某某君在老宅子里，寻得一只快散了架的破柜子，回来仔细观瞧，竟然是大明朝的黄花梨万历柜，而且那柜子里还藏着一只永乐的青花玉壶春，能值多少钱就甭提了，反正让这个占了天大便宜的爷们儿天天的早点都吃鱼翅捞饭，而且是吃一碗往垃圾桶里倒一碗。即便如此，那也得够他们家三代人糟践百十来年的……

于是有人就不干了，这等的好事儿凭什么我就遇不上？来吧——咱也玩儿一把！收藏之热，就此升温（当然，也有诸多其他原因，但这类故事的点拨似乎更直接些）。

唉！这话儿该怎么说呢？既然人的意识或者行为似乎是可以“传染”的，那么很小的动因往往就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把眼下的古玩收藏热看成一种“流行潮”的话，其功效当归功于古玩这个美丽而诱人的信息的“黏稠度”或者叫“附着力”。在信息学上好像有个“附着力法则”，我没能力对其进行深入地研究，但大抵可以理解为：“信息时代已经使所谓‘附着力’成为了问题，人们只要将信息传播的表达方式进行微小但是却很重要的改变，就能让大部分的信息变得可以被记住或为此付之行动。”用时下咱老百姓的话说，就叫——忽悠。实际上并没有谁从根本上把古玩收藏的理念和真谛给解释清楚，只是制作出了一些黏性极高的信息，可谓四两拨千斤是也。

那么收藏热既然是带着点儿爆发味道的“潮流”，想必就存在“突然而非渐进变化”的特点，那就多少有点儿令人堪忧了。所以无论如何我得唠叨一句：“收藏的世界，与我们的直觉想象并不完全一致。”

多年来我一直有个夙愿，就是想结合自己和一些朋友的切身体验，向人们阐明一个道理：捡漏儿这等美事不是没有，只是其概率实在是太小太小了，小到了比飞机失事还少见。而打眼的事情，倒是在古玩界每分钟都会发生的。

我们崇尚这么一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用它来形容文玩收藏应该说太贴切不过了。但是，一旦那“酒香”从巷子里飘出来的时候，“酒”的价格也早就飙升了，就不是您花上个仨瓜俩枣能“一醉方休”的了，这也是珍玩的特点。如果在那“酒香”尚未飘出来的时候，您能捷足先“尝”，我认为这就有点儿传统意义上“捡漏儿”的意思了。但前提是您得知道这巷子有多深，酒是真香还是掺了香精的白开水。这可是非一日之功！结合您积累的审美观念、收藏知识与循序渐进的实践经验，小心翼翼地徜徉在有“酒”的巷子里，这才是收藏的真正魅力所在。

总而言之，您别光看着贼吃肉的时候挺痛快，您还得知道贼是怎么挨打的。

不可否认，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只看到（或只喜欢看到）成功者而不太关注失败者。因此，我在这儿斗胆提醒一句：“成功者”往往带着点儿误导性。其实收藏家们的打眼之际，就是贼挨打之时！我在前边说过，只是人家守口如瓶罢了。所以，奉劝那些还没有成为行家的“行家”，您可千万别因为看见人家捡过漏儿就眼馋，所谓“十贪

九打眼”是也！

拳拳此心，切切此语。

四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教导过我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在某个历史时期或许是可能的，但社会发展到了市场经济白热化的当今时期，恐怕就有那么点儿失之偏颇。不信您就琢磨琢磨吧，眼下有多少恶俗虚假、比二百五还二百五的广告，把群众给忽悠得滴溜儿乱转。于是有人总结道：我们群众是年年上一当，当当不一样！这不就是打眼吗？

日用品尚且如此，文玩该当如何？北京的某大古玩市场一到周末就人满为患，不捷足先登您恐怕连个车位都难找。在熙熙攘攘、比肩接踵的人流中不乏“行家”，他们个个二目圆睁、炯炯放光，直奔着那些赝品就去了……

于是又有人总结道：群众的眼睛不是雪亮的，充其量是“闪亮”的，再往损了形容那就是“贼亮”的，稍一激动就迸发出贪婪的光芒，就特容易被“美丽动人”的眼前利益给蒙了。

如果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那还要专家干吗？

如果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这些十有八九为赝品的古玩市场就门可罗雀，早该关张大吉啦！

我想，话都说到这个分儿上了，保不齐有人就得给我白眼儿，指着鼻子问我：“照你这么说来，还能玩收藏吗？还怎么玩呀！”得——那就老老实实在地跟您说吧：在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坚实的相

关知识做背景的前提下，一辈子都不玩吧，您后悔；玩吧，您可能得后悔一辈子……

五

在这儿说教了半天，您可别把我当成真行家了。我迷上收藏这“败家”的行道儿二十多年，做过打眼的买卖扯了去啦！得嘞！只要您不嫌烦，我后边有的是故事，非让您听烦了不可。责任使然，今儿个咱就抱着点儿牺牲精神，慢慢儿地把那许多年来吞进肚子里的“牙”，再一点点儿地给“吐”出来。大胆地叫旁人奚落，尽情地让大家笑话。好在我打眼打出来的物件儿大多成了日后的教具，请众人“疑义相与析”去了。好在我不等着钱花，还没有落魄到开古玩店的地步。

得嘞！兹决定本书就从我自己“走麦城”的事儿写起，先说说我是怎么希望通过“掏老宅子”发家致富，结果它们是怎么让我这个所谓久经沙场的收藏大将军栽了，最后竟是落得个百战归来再打眼的下场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为引子也。

1 “掏老宅子”之一： 那只“明代”影子木香柜

2000年，那跨世纪的洪亮钟声刚刚响过，我和两个朋友一起在北京南城某楼盘的半地下，开办了一家专门展示碎瓷烂瓦的中国古代陶瓷标本博物馆。

馆舍不大，却展示颇丰。人虽平庸，也算远近闻名。这人当然是孤家寡人，我——这个只是编制上的、自己说话自己听的馆长了。

照说咱也算是个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玩儿家了。您想想看，从碎瓷烂瓦里历练出的眼力，一点儿不比夜猫子差！这叫眼睛里不揉沙子。于是乎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儿！尤其是偏不把“江湖人等”放在眼里。好嘞，你不是任嘛儿都瞧不起吗？不就你牛×吗？这就注定你必须得栽一回。

我这博物馆刚成立那年伏天某个闷热难耐的午后，一位家居南城的“冒儿爷”（北京话是有那么点儿憨厚的意思）到这儿来找我，说是有一堂的红木椅子要出让，价钱好说。那日子口儿正是老硬木家具翻着跟头疯涨的前夕，这信息多少令我有点儿兴奋，于是就决定要走一回江湖。可我毕竟不太熟悉木器，以前还真没怎么上过手，就觑着脸从古玩界请来了位玩儿木器的行家小杨跟着。

人到了后我便带着踌躇满志的微笑，不轻不重地在“冒儿爷”的肩膀上拍了三下，说：“走着！”

小杨就轻声问我：“您跟他熟吗？干吗打人家三巴掌？”

我说：“不懂了吧？这叫有枣儿没枣儿先给三竿子！”

小杨就乐呵呵地一挑大拇哥，那意思是佩服我都佩服到姥姥家去了……

“冒儿爷”姓康（下文皆称老康），家住在城南某长途汽车站附近，四下里脏乱不堪。说这儿是贫民窟吧，有点儿过分，但至少是自由职业者的杂居之处。

老康的房子是典型的“三级跳”住宅，即胡同的地面比院子高，院子的地面比屋里的高，老康说一赶上大雨他们家就“倒灌”，尿盆儿、痰桶都在地上漂着，于是我就先产生了一丝同情。

他们家的小屋子潮湿昏暗，说不清是一股子霉味儿还是臭被窝味儿，有点儿噎人。我赶忙点上香烟并递给老康一支，老康却把烟夹在了耳朵上，说：“呵——软中华的，这么高级的烟舍不得抽。”看他那意思是得留到年三十儿的晚上……

这家的屋顶上挂着一盏吊灯，六个灯泡只有一个亮着，比萤火虫的屁股强不了多少。主人倒是个肉头肉脑的秃瓢儿，那脑袋要是再多